

· 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之一 ·

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

Reports on an investigation along
the lower reaches of Yalong Ri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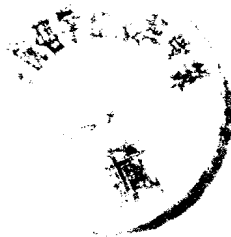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印

12359

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之一

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

主编 李绍明 童思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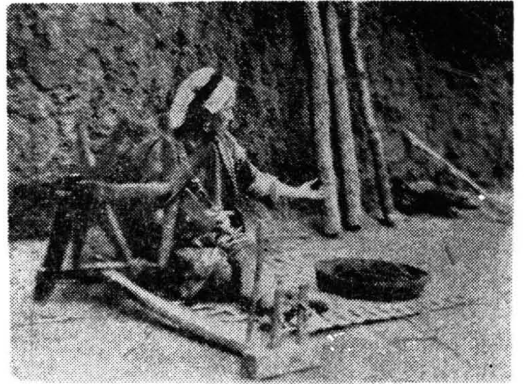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印

1983年6月



冕宁藏族妇女服饰



冕宁藏族妇女纺毛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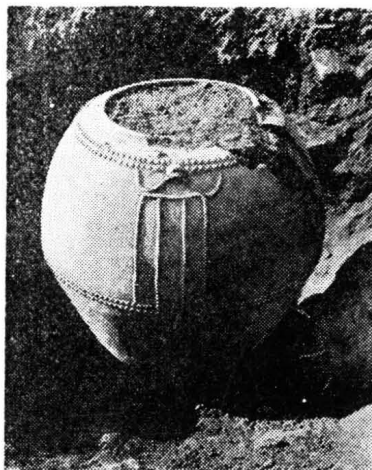
冕宁藏族妇女编织毛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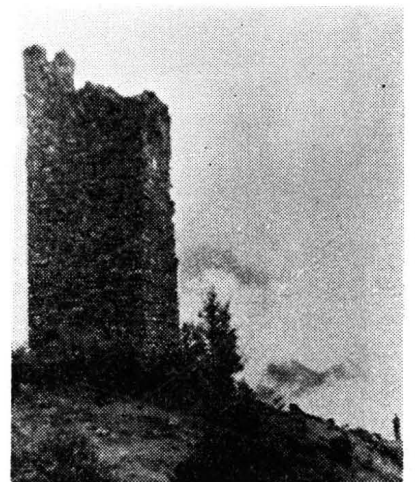
木里“纳日”妇女服饰



木里“纳日”妇女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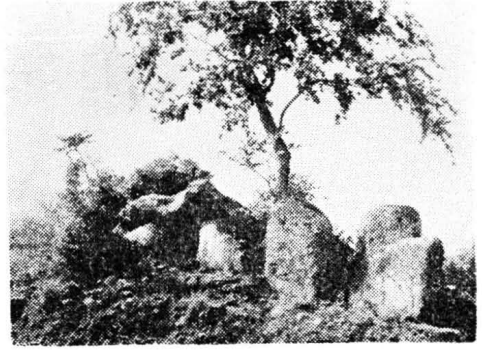
米易丙谷出土的瓮棺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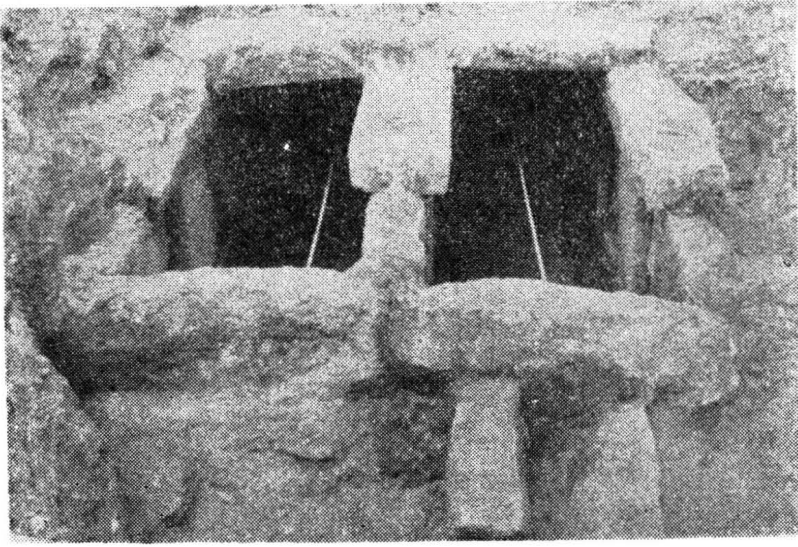
冕宁庙顶藏族的石碉



冕宁藏族的山神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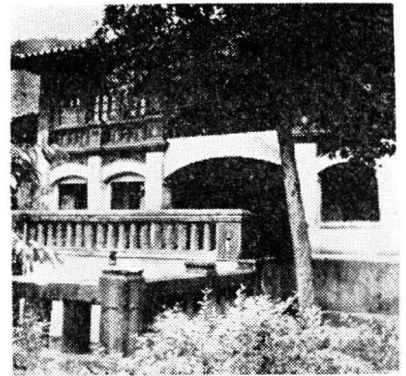
米易挂榜的大石墓



冕宁石龙双空石室墓



米易萨莲安氏土司宗祠碑(拓片)



米易普威吉氏土司的花园

前 言

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中的雅砻江下游试点考察，于1982年5月27日开始，7月8日结束。本文集所收集的23篇调查报告，就是这次考察的初步收获。

“六江流域”是指川、藏、滇边境横断山脉区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等六条由北南流的大江及其主要支流分布的地带。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和滇西高原区。六江流域居住着藏缅语族的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等民族；其下游则有壮侗语族的傣族和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崩龙等族以及苗瑶语族的苗族和瑶族。这个区域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和壮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和众多的民族交汇之所，亦即我国古代羌、氏、戎、越、滇、夔、叟、爨、僚、濮等族活动之处。所以在此峰峦重叠、河谷深邃的高山峡谷之中，不仅存在着彼此不同的若干兄弟民族，而且至今还保存着即将消逝的被某一种民族语言所淹没的许多基层语言。同时沉积着许多至今还在起作用的历史遗留，在宗教、文艺、风俗、习惯方面。从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众多的民族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活动的物证，其内容之丰富，毫不亚于中原地区。所有这些宝贵的资料，对于研究我国西南地区以至中南半岛各民族的起源、迁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各民族的社会、语言、宗教、文化以及体质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

六江流域是连接我国西南和西北的枢纽，是边防的要冲。其中怒江流入缅甸、澜沧江流入老挝和泰国，又成为沟通我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的要道。在其临近国防前线的地区，跨国境的民族有20多种。因此，加强对这一地区的调查研究，对于巩固国防、开发边疆、增进民族团结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鉴于对六江流域重大意义的认识，以及中国科学院已组织了自然科学的综合科学考察队对六江流域进行考察，因此1981年11月，在昆明召开的包括川、藏、滇、黔、桂五个省区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首届年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应尽快组织包括社会科学各有关学科在内的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逐步对六江流域进行考察。1982年3月5日，我国知名学者和有关领导（依姓氏笔划为序）马曜、尹达、方国瑜、牙含章、多杰才旦、任继愈、孙自强、林耀华、杨汉先、秋浦、夏鼐、徐中舒、翁独健、费孝通、傅懋劫、梁新华等16位同志又联名向胡乔木、杨静仁、江平、梅益、宦乡等同志建议，尽快开展这一工作，当即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家民委的大力支持。六江流域的考察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的。

1982年5月，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正式组成，由本学会秘书长李绍明同志任队长，本学会副秘书长童恩正、何耀华、平措次仁三同志任副队长，首先在雅砻江下游进行试点考察。参加的单位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渡口市文化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米易县文化局、盐边县文化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省

历史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云南大学学报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上海市中心血站、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等单位，有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社会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专业的工作者共 62 人。此次试点考察主要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宁、木里、盐源三县和渡口市的米易、盐边两县。考察经费得到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资助。在工作中，考察队克服了交通不便，酷暑炎热、生活艰苦等困难，终于如期完成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本学会理事长马曜同志始终对考察给以关心和指导。

这二十余篇报告，牵涉的面很广，几乎概括了民族研究的各个领域。由于调查的时间有限，调查者的深入程度差异，概括能力不同，其内容当然也有些参差，但是它们均有一共同特点，这就是资料的积累均来自实践，务朴实而少空谈，重客观而不囿于成见。这些在高山村寨之中，密林篝火之畔记下的原料素材，无疑将为蓬勃发展的中国民族研究增添一点基础的砖瓦，为有关各民族文化事业作出微薄的贡献，为该地的四化建设提供一些资料，为党政领导提供必要的参考。

本文集之所以顺利编辑出版，除了考察队全体同志的努力以外，还应该感谢渡口市文化局在出版工作中始终如一的大力支持，印刷经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助，谨致衷心谢意。

本文集由李绍明、童恩正同志主编，邓耀宗同志为责任编辑。

本文集文章的编排，依雅砻江自北而南的流向为序。

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

1983 年 5 月 30 日于四川成都

目 录

1. 冕宁县联合公社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何耀华 (1)
2. 冕宁县联合公社藏族的传说及天文历法……………龙西江 (38)
3. 冕宁县联合公社藏族的宗教……………伍 嘎 (46)
4. 冕宁县联合公社藏族的民歌及神话……………陈庆华 (63)
5. 冕宁县和爱公社庙顶地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陈明芳等 (75)
6. 木里藏族自治县项脚公社“纳日”和“拉热”人的文化习俗……………郭大烈 (106)
7. 盐源、木里二县民族历史文化考察记略……………傅于尧 (127)
8. 米易县萨莲土千户调查记……………李绍明 (156)
9. 米易县“亚拉”、“阿布”、“塔直”、“尼罗”等少数民族调查……………叶大槐
陈显寰 (163)
10. 米易县普济州长官司史略……………吉友仁 (172)
11. 盐边县红宝公社苗族调查……………李海鹰等 (178)
12. 盐边县岩门公社傈僳族调查……………李永宪
马云喜 (197)
13. 盐边县毕苴芦土司调查……………叶大槐 (210)
14. 纳木依语概要……………刘辉强 (218)
15. 冕宁县考古调查记……………李克宁
冉光瑜 (242)
16. 冕宁县庙顶地区藏族墓葬及碑刻调查简报……………刘世旭 (245)
17. 米易县考古调查记……………席克定
邓耀宗 (251)
18. 凉山州古陶瓷窑址考察记略……………唐昌扑 (257)
19. 昭觉县七里坝“摆夷”墓调查记……………刘世旭 (261)
20. 渡口市郊农村社会变迁调查……………刘降瑜 (262)
21. 凉山州彝族(诺合)、米易县傈僳族 ABO、Rn—Hr、MN、P 血型系统和 A、B、H
物质的分布……………卢月香等 (271)
22. 米易县傈僳族体质调查报告(摘要)……………邵象清 (277)
23. 昭觉县彝族(诺合)的体质调查报告(摘要)……………邵象清 (278)
- 附录: 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雅砻江下游试点考察)名单…………… (297)

冕宁县联合公社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何耀华

(云南大学)

目 次

前 言	(2)
第一章 概况	(3)
第二章 历史	(6)
1. 纳木依、拍木依与川西南之藏族	(6)
2. 拍木依史略	(8)
3. 纳木依史略	(11)
4. “西番”与西藏藏族的历史关系	(13)
第三章 经济	(15)
1. 农业	(15)
2. 畜牧业	(16)
3. 林业	(16)
4. 副业	(17)
第四章 习俗	(18)
1. 服饰	(18)
2. 饮食	(19)
3. 住房	(19)
4. 婚姻	(20)
5. 丧葬	(21)
6. 礼俗	(21)
第五章 宗教	(22)
1. 自然崇拜	(22)
① 白石崇拜	(22)
② 山崇拜	(22)
③ 树崇拜	(24)
④ 天、地、土、火、雷、水崇拜	(24)
2. 鬼魂崇拜	(25)
① “扯打把”	(25)
② 祭“扎特”	(26)
③ 祭“木日特”	(26)
④ 祭“阿压”	(26)

⑤ 祭“白扯”	(26)
⑥ 祭“只特”	(26)
⑦ 祭“须维尔特”	(27)
3. 祖先崇拜	(27)
4. “阿什”与“帕比”	(29)
① 经典	(29)
② 法器	(30)
③ 法术	(31)
④ 法师	(32)
⑤ 传承和训练	(34)
⑥ 报酬	(35)
⑦ “阿什”、“帕比”之比较	(35)
5. 喇嘛教对原始宗教的影响	(35)
6. “多须”人的起源及其他	(36)

前 言

1982年5月27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渡口市成立“六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并先期对雅砻江下游的民族进行试点考察。笔者被分配参加凉山分组，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刘辉强、伍嘎、陈庆华和凉山州博物馆的龙西江等四同志，共同承担冕宁县里庄区联合公社藏族纳木依人的考察任务。笔者与龙西江同志先行至点，伍嘎、陈庆华与刘辉强三同志因别的任务，在我们至点数天后陆续到达。

由于笔者提前十余日返回单位，未能看到本组其余四同志的纪录以及与他们共同分析访问中所得的全部资料，所以这份报告仅仅根据笔者极不深入、极不全面的考察纪录整理而成。其中叙及的许多问题可能是不准确的，所提出的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现在提供学会付印，一是想作为今后调查的线索提供给日后的考察者；二是想把它送回纳木依、拍木依群众中去检验，以使它的错误得到纠正、不足得到补充。在整理过程中，除客观地类编访问记录之外，还参考了手边极为有限的资料，对调查中讲到的问题提出粗浅的意见，这些看法是否得当，亦望得到研究和关心这个地区的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凉山分组的考察是在中共凉山州委、冕宁县委、里庄区委和联合公社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凉山州政协副主席穆文富（藏族）同志和州财政局副局长王东才同志（藏族）对这次考察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对冕宁藏族素有了解的冕宁县广播站的李云昆同志对我们给予了具体的帮助。磨房沟电厂党委书记邱木呷同志热情为我们解决遇到的困难。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杨光甸同志在笔者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提供了他在泸宁调查的极有价值的成果。联合公社的藏族同志陆曙阿若（汉名李阿若，46岁，木耳大队瓦厂生产队）、汉牛马章（55岁，核桃大队）、蓝光泽（47岁，木耳大队）、蓝成国（34岁，核桃大队）、王建平（38岁，木耳大队）、王明芳（36岁，女，核桃大队）、吉文平（23岁，木耳大队）、李文珍（22岁，女，木耳大队）和汉族袁登祥（34岁，木耳大队）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其中陆

睹阿若、汉牛马章、蓝光泽、蓝成国等同志是我们主要的访问对象。在完成这份材料的写作的时候，谨对上述同志致以衷心的谢意。

第一章 概 况

联合公社位于川西南横断山脉锦屏山东部之侧坡，约当北纬28.2度、东经101.8度。雅砻江由北向南刻地而来。其东牦牛山高峰耸峙，江两岸悬崖峻峭，夹流对峙，由于极少冲积平地，沿江地带人烟稀少，许多地段仰而观之，仅见一线之天耳。

公社境内有四条自西向东注入雅砻江之大沟。南面之磨房沟及北面之大川毫沟水量较大。因流水由高山下行，侧坡被冲刷成若干大小之沟谷，形成分割之地形及山高、坡陡之地势。雅砻江河谷低地的海拔1200公尺。西面锦屏山之手爬梁子、北面石罐山、拉姑山，海拔均在4400公尺以上。整个地区地形倾斜度为六十至七十度。

联合公社东界里庄和里庄区的纳窝公社，南接盐源县之民胜公社，西连泸宁区的健美公社和木里族自治县的保波公社，北靠泸宁区的南河公社。公社所属庄子、核桃、木耳、大川毫四个大队共计有十七个生产队，共四百六十二户、二千九百一十七人。其中藏族有416人，其余为汉族和彝族。较大的堡子（即村子）有锣锅底、瓦厂、木耳、核桃、大川毫、施家、边朴和阿日。藏族分布于海拔3500公尺左右的瓦厂、木耳、核桃三个堡子。这些堡子皆分布于山梁台地之上。堡子至堡子均需翻爬陡坡。

山川的险阻和历代反动阶级的压迫统治，使这个地区解放前不通车不通邮。境内道路均频踏所成，巨石深沟，一任自然，故无一不是羊肠曲径。境内有四条小路与境外相通，一是向南经民胜、西林、瓜别、行六日至盐源。据说此路不畅，须翻爬悬岩，故行人不众；二是向东，经松林坪渡雅砻江至里庄，再经木里、泽远至沙坝，或经纳窝、呷别（三合）至西昌，或从里庄北上经冉心沟、麦地，翻牦牛山而至冕宁，这是向外交通的一条主要路线；三是北经大川毫、木洛、南河、泸宁去九龙县，或去棉纱弯抵冕宁；四是向西经健美至木里族自治县之保波。向东过雅砻江有两个渡口，一是麻哈渡，从松林坪下山可达；二是大川毫河渡，从大川毫堡子下山可达。均为小木船摆渡，船工来自藏、彝、汉三族。由于行人不多，江水喘急，候一次船往往得花半天时间。谚语说：“难过不过麻哈渡，花钱不少花时多。”解放前摆渡一次之船费，约为现在的二至三角。藏族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匹，而且以人背作为运输的主要支柱。境内至今没有形成专门之集市，解放前盐巴等生活必需品，靠马帮运出花椒、兽皮、药材，从盐源、沙坝、里庄、冕宁、泸宁等地换回来。

由于海拔高低不同，境内气候殊异，雅砻江谷底台地，海拔1500米左右之地带，气候比较温和，可种稻谷；随着海拔之升高、气温乃逐渐下降，公社所在之锣锅底附近，海拔在2600米左右之半山腰地带，年平均气温比较低，已不能种稻；核桃、木耳、瓦厂等海拔在3000至3500米左右之高山地带，气候寒冷，再往上为海拔在4000米以上之高原草场，那里的年平均气温更低，不能种植庄稼，是牦牛的牧场。公社的年平均雨量约为700至1250公厘，分乾湿二季，湿季为六月至十月，其降雨量占全年的90%，其他七个月为乾季，降雨量仅占年雨量的10%。我们的考察，正值六月雨季、整个地区终日阴雨，雾气弥漫。

全公社有汉、彝、藏三种民族，各族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每一个民族都能操另外两

个民族的话，如当地的俗语所说，“每一个舌头都会讲三种话。”

语言隔阂之消除，是以相互间政治、经济、文化之密切联系为基础的，是历史上三族之间相互依存之结果。

雅砻江下游地区古时居住着邛、笮等许多部族、部落，秦始皇曾派“常頰略通五尺道”，在邛、笮地区“置吏”。《史记·司马相如传》说：“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司马相如为西汉前期人，元光六年（前129）奉命往邛都等地招抚“西夷”，所言秦时曾在此区设郡置吏，当系事实，这说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始，冕宁、里庄地区就加入我国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王朝版图，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以邛都为越嶲郡、笮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汉书·地理志》载，越嶲郡辖“县十五”，其中有台登县，为今之冕宁。而里庄、泸宁乃台登县属地。蜀汉、西晋仍置越嶲郡及台登县。南齐建“越嶲僚郡”。北周天和三年（568年），“开越嶲地于嶲城（今西昌）置严州”（见《元和郡县志·嶲州》），复置台登县。天和五年（570年）又以“大将军郑恪帅师平越嶲，置西宁州”（见《北周书·五帝纪》）。隋开皇十八年改西宁州为嶲州，台登县为嶲州所领。唐、初亦置嶲州，领台登、越嶲、邛郭、可泉、苏祁等六县。元明设罗罗斯宣慰司，今冕宁各地皆其所辖。明朝推行卫所制度，洪武二十七年于今冕宁置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清雍正六年罢卫改置冕宁县，属宁远府（治今西昌）。清朝统治者在设政治统治机构的同时，广置兵营，营下设汛、塘，层层派兵驻守。如设在雅砻江西岸的有泸宁营、庙顶汛、接兴汛、木罗汛、靖安塘、纳安塘、磋多塘、打约塘、近兴塘、普鲁塘、约噶塘、长资塘。

自秦汉以来历代治边，皆实行军民屯戍之政策。内地的汉族人民，大批地被移徙到边疆来，并不断融合到边疆少数民族中间去。不过，由于文献记载的缺略，对清代以前在雅砻江以西汉族与当地民族的融合，已不可具体得知，但对清代置兵营塘汛以来汉族因不同原因而流入此区的情况，则是有材料可供考察的。西南民族学院杨光甸同志近期在泸宁考察，遍录该区碑刻，于新兴公社鸡窝的雅砻江岩岸上，发现当地汉族宗姓之三座祖坟，其中之一（宗兴照墓）有碑文如下（见杨光甸《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

皇清同治拾壹年拾貳月十一日 立

兴公生于江西省抚州府东兴县出东门离城州里大地名小王藩十都上第五甲有周户上粮×湖宗洋湖村生长人氏至于嘉庆十三年五月内出外贸易至湖北老河口转至四川建南道宁远府冕宁县出西门泸宁营接兴汛大鸡窝小地名新火山落业成家不料告终于此境而也

名 字

清登西逝硕德上寿宗公 教 兴照老大人之墓

德玉
孝男 孝孙登
和玉

元
整榜
豹蛟
高
巖

富
贵
荣
华

据此墓志，宗兴照从江西落业鸡窝系在嘉庆十三年（1808）。这是现今发现的汉族移民在清代进入此区的一个最早的碑刻。从联合公社的情况来看，这里不但有汉族聚居的堡子，还有在当地形成势力的汉族官僚地主高姓。今公社治所，即高家的院落。至解放时高姓迁入已有五代，若以25年为一代计，其迁入的时间约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高姓迁来之后，曾受到黑彝奴隶主的多次袭击，如1949年，当地黑彝奴隶主安树清，联合木里和盐源的黑彝陈树清、安绍武家，集合五百余人的兵力来攻打高家，高家依靠当地汉族、藏族的联合力量，并动用泸宁设制局的兵力，战斗一个多月，将其打退。

为什么汉族能够在雅砻江以西的藏族聚居区扎下根来呢？难道是像高家击退黑彝那样是靠武力征服的吗？不是，其首要原因是由于藏族和汉族在经济、文化上建立了血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汉族人民迁入这个偏僻的山区，给藏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藏族人民离不开他们。直到今天，情形仍然是这样。如在藏族聚居的木耳大队，有个汉族木工叫袁登祥，家有九人，从泸宁迁来已二十年，其中有两人会木工，一人会做篾活。袁登祥原准备到沙坝汉族地区上门（入赘），但当地的藏族、彝族群众不许走，正如他说：“他们不让我走，是需要我的手艺。我做木工二十年了，会盖房子和做各种现代的复杂的家俱，而他们不会做。全公社只有我和和平村的王开全（汉族）能干木活，全公社藏族、彝族的复杂木活都是我们二人做。如果我去了沙坝，他们就恼火了。”其次，是因为这个地区藏族的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水平比较高，早已建立了封建领主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经济制度的特点是，只把生产者附着于土地之上，而使成为土地所有者（领主）进行奴役的农奴，不是像黑彝奴隶主那样，非把你变为奴隶（娃子）不可。只要你缴纳地租，承担领主规定的封建劳役，就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特点和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不是像大凉山的奴隶主那样，非对你进行强迫同化不可。大渡河以南一带的“西蕃”早在宋朝时期就与汉族建立了封建性质的租佃关系。《宋会要辑稿》198册《蕃夷》五说：“淳熙七年（1180）八月八日，枢密院编修官李嘉谋言，……黎州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每汉人过河耕种其地，及其秋成，十归其一，谓之蕃租，土丁之耕蕃地者十有七八。”穆文富同志在介绍情况时说：“解放前汉族在我们藏族地区（指雅砻江以西之泸宁和锣锅底地区），都是藏族的佃户，他们自己是没有任何土地的，其所种之土地都是向藏族租的。”这不能不使我们吃惊，宋人李嘉谋所言的情况，竟还如此完整地保留在雅砻江西岸的“西番”（藏族）社会中。据杨光甸同志调查，泸宁区的帕打堡子，有三户姓邱的汉族，从贵州迁入已八代，先后在古鲁沟、羊房沟、帕打堡子租藏族土地耕种，都是藏族的佃户。又与洛居堡子相隔一条小沟的滥柴弯大队，系汉族聚居的大队，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胡正美说，胡家租藉湖广麻城孝感青石板，迁来已有六代，在滥柴弯住的汉族最早的是胡家和赵家，后来又迁来杨家，全都是租藏族的地种，先是租尼玛卡两兄弟的，后是租麦里火扎的（见杨光甸：《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这种租佃关系，无疑是宋代以来番汉之间的租佃关系的继续和发展。试想，如果不是藏族（西番）本身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汉藏（西番）之间能建立租佃关系吗？若无这种租佃关系，汉族人民能在那里扎下根来吗？联合公社与泸宁地区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差别，这两个地区的藏族都是亲戚、家门关系。故上述资料完全可以说明联合公社藏汉族之间的历史关系。

联合社会的彝族，大都与藏族杂居。如在藏族聚居的核桃大队，就有31户彝族（共104人）杂居，其中3户是黑彝，皆姓安。彝族称藏族为“俄祖”，意为土地之主人，他们认为“俄祖”是这个地区最早的居民，自己是后来才迁来的。联合公社的藏族普遍有关于孟获的传说，

说他们的祖先曾跟随孟获作战。有的甚至认为孟获不是彝族的头人，而是藏族的领袖。这说明藏、彝之间有密切而悠久的历史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藏、彝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巨大的，如除二者都会操对方的语言外，两族男子平常所穿的服装没有什么差异，相互的风俗习惯也大同小异。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区别出他们中谁是彝族，谁是藏族。

解放后，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藏族的封建领主制度和彝族的奴隶制度。藏、彝、汉人民相互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个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麻哈渡口，横空架起了铁索桥，滚滚东流的磨房沟，建起了现代化的水电站，陡峻的牦牛山和咆哮的雅砻江东岸有汽车在行驶，大客车每天从县城始发，驶过麻哈渡铁索桥而在下午抵电厂。不通车不通邮的状况，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在藏族的堡子中，高音喇叭不时传诵着来自北京的声音；雪亮的电灯照亮了每户纳木依人的客堂，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给藏族带来幸福，纳木依姑娘的麻达咪歌声，诵扬着藏族人民誓为现代化建设而斗争的心愿。

第二章 历史

1. 纳木依、拍木依与川西南之藏族

联合公社的藏族，包括两个不同的支系，一个自称纳木依，另一个自称拍木依（普米）。

木耳大队、核桃大队的拍木依蓝光泽、杨正明说：“听老人讲，过去纳木依和拍木依不仅不开亲，而且还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因为拍木依认为纳木依最早不是藏族。拍木依认为自己有藏王传给‘通杆’（即藏族卷轴画‘唐喀’的另一译音），有藏文经典，有庙顶的喇嘛寺、有自己的语言，只有拍木依才是起祖于尼玛拉萨脚的藏族。据老人说，纳木依也有‘通杆’和藏文经典，但都是拍木依传给；纳木依的和尚‘帕比’虽然也进庙顶的喇嘛寺，但不是像拍木依人的和尚‘阿什’那样是去那里学经，而只是去朝拜。”

拍木依语、纳木依语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其差别如下表：

汉语名称	纳木依语名称	拍木依语名称
酒	乌	俄
吃	子	克则
狗	吃	齿
小孩	腊克	约

纳木依认为，拍木依和自己是两兄弟。瓦厂大队的纳木依李阿若说，他的祖上从尼玛拉萨脚迁来已有四十八代，第十二代普普时分为两房，长房繁衍为拍木依，次房繁衍为纳木依。纳木依不同意过去那种认为纳木依不是藏族的说法，下面是李阿若家四十代人的谱系：

作戛——木依——作移——木移——撮日——立俄——牙戛——木赫——纳赫——格移——尼移——普普——俄赫——枯里——卡亚——帕子——洛左——吉米——勿始——拉勒——腊子——苏土——尼玛楚——泸古——立米——哈萨——呷及他——勿煞——呷若——甲若——和布——石尔比——固咱——呷拉皮——胡扎皮——格可渣——罗堵——阿呷——娃移——尔果——阿呷——格可——热尔果——尼玛乍——尼玛——阿若（即陆睹阿若）——

一萨皮。

由于纳木依和拍木依之间的亲密关系，拍木依目前已不再强调他们与纳木依的差别，而且同意纳木依、拍木依是两兄弟及纳木依的起祖也在尼玛拉萨脚的说法。木耳大队的拍木依阿什汉牛马章说：“纳木依和拍木依一样，人死后都要把他的灵魂送回尼玛拉萨去，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尼玛拉萨脚迁来的。根据藏文经典有关送魂路线的记载，拍木依、纳木依从拉萨迁徙来现今住地是走的下述路线：

尼玛拉萨脚——布木尼阿支左——都都惹丕脚（雪山草地）——素木那拉格——牙拉阿角石——石拉和脚日——拍也纳脚日——阿耶和脚日——尼麻谷谷日——日皮那卡日——培耶赫河脚——拉麻复戛——拉麻服忙——其补哈衣——尼不哈衣——拉麻谷若——依赫服满——依里复戛——里拉鲁左泽日——哈施的里维戛——约呷黑硕果——措巴楚日——觉米丢不洛——尼日吉八——拉沙甲米主——谷亡兹若鲁——卡斋日古——石突拉沙斧——拉沙米甫日——拉沙好古白——拉沙惹打白——呷乌卡——吉米尔赫——拉沙赫左白——拉萨基古白——那兹木索合——牙子兹古北——拉苦尼此日——拉苦交俄——拉左复瞞——洛戛日古——都都日古——多卡列只日——多卡日古北——恩坑多卡服——素波拉藏——阿莎苦移戛——阿沙苦衣洛——阿支若左日——纳纳日——阿沙皮洛波——八查丢不洛——里米勒北——阿渣瓦堵扶（联合公社核桃堡子）、纳卡阿黑扶（联合公社木耳堡子）、卡哑牙戮扶（联合公社瓦厂）。按：这些地方，背诵者和当地藏族群众都无法一一以它同今天的汉语地名相对照，他们只知是从西藏的拉萨迁来的，经甘孜州的拉巴拉惹分路至九龙及今所在地。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这个公社的拍木依、纳木依虽然有蓝光泽、杨正明所说的那些差异，但目前共同性多于差异性，而且二者已经融合为一了。他们已共操同一语言，而且互相开亲，同信喇嘛教、同崇藏文经典、同供“通杆”、同尊白石。换言之，他们不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且还有都认为自己是藏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我们认为他们共同构成了藏族的一个支系，可简称为川西南藏族。

如果从这个藏族支系的整体而言，川西南藏族约二万余人，包括纳木依、多须、里汝、木尼倮、须米、拍木依六种自称，分布在汉源、石棉、盐源、冕宁、木里、西昌、九龙等县，也就是今大渡河以南至雅砻江下游（包括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这个地区与西藏地区一样，分布着自西北地区南下的后来形成为我国藏族主体的许多古羌人部落。《后汉书·西羌传》说：“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豪羌）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按：指今青藏高原），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髦牛种，越嵩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汉晋时代，同属于髦牛（即牦牛或鹿牛）种的不同部落，在大渡河以南至雅砻江流域形成牦牛、摩沙等各具特征的一些族体。

川西南六个不同自称的藏族，大都源于牦牛夷。其语言皆与羌语接近，同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我们在这次调查中，曾就“多须”进行考察。据说，冕宁的“多须”是从米尔苏达（三道金河）、白尔拔谷（蚂蚁子山）、扯马崃亚（寡妇岩）迁来的。“多须”的祖先是一个妇女，她因拣了一颗雪弹子吃受孕而生了鲁沽。鲁沽生了三个儿子：长子鲁沽梭雨、次子麻达乌雨、三子鸟儿枯雨。这三个儿子分衍出十家人。其中鲁沽梭雨是冕宁金家和罗家的祖先；麻达乌雨是江家和李家的祖先；鸟儿枯雨是姚家和魏家的祖先。金家又称鲁沽阿呷家。鲁沽阿呷生了七个儿子，其中之一叫沙玛也查，又一个叫鲁沽吉乌。鲁沽吉乌是马家的

始祖。清朝时，金家、李家皆被封为土百户、江家被封为土千户。由于同宗于鲁沽、江、马李、金、魏、姚等家是不能相互开亲的，只能与韩、木、穆、姜、黄等家开亲。说冕宁“多须”各姓的祖先是远古时代的一位妇女及后来的一位男性祖先鲁沽，反映了“多须”母系社会及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这段历史当发生在其从上述三个地方迁来川西南之前。“多须”把自己的起源与雪联在一起，说明其祖先应是从西方或北方来。冕宁城关伍宿村伍家自言是“西天起祖、嘎耳落业”。并说西天指西藏一带，嘎耳指今阿坝一带；相传泸宁新兴公社的穆家祖上是“多须”，因被封在拍木依的地方作土官，而变成了“拍木依”，他家是“西天起祖，章登落业”，据说章登在冕宁附近。这就是说，多须是从西方（西藏）迁到阿坝，再迁到冕宁来的，或不经阿坝，而经甘孜的九龙等地直接迁到冕宁来。这与古羌人迁往西藏及川西南的记载是符合的。

2. 拍木依史略

拍木依（普米）应是牦牛羊后裔之一。早在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牦牛羊所居之地区置“旄牛县”（见《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云：“通望县有故牦牛城、阳山县、台登县郡旄牛故县地。”按：通望县、阳山县地皆在今之汉源，台登县在今冕宁。由是可知，旄牛夷早在西汉时就聚居在今冕宁至汉源的广大地区。冕宁县之旄牛山、古时西昌经冕宁、汉源而达成都之古旄牛道，皆因其地为旄牛夷聚居而得名。

汉晋时期，旄牛夷曾多次反抗中央王朝的统治。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延光二年（123年）春，旄牛夷叛，攻零关（《后汉书·安帝纪》作灵关，地在今喜德），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由于旄牛夷的势力比较强大，东汉王朝的镇压虽然一时得手，但始终没有把它的反抗平息下去。在牦牛夷的反抗之下，牦牛道绝道曾达百余年之久，直至三国时期才为张嶷所开。《三国志·张嶷传》说：“（越嶲）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嶷遣左右赍货币赐路（指旄牛夷酋狼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奏封路为旄牛响毗王，遣使将路朝贡。”

唐宋时期，在旄牛夷分布之大渡河以南及雅砻江、安宁河地带，出现了勿邓、西林、丰琶等“东蛮”部落。《新唐书·南蛮传》载：“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间。……又有东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居北谷。……又有栗蛮二姓，雷蛮二姓，梦蛮二姓，散处梨、嵩、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十低三姓、阿屯三姓、弓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根据樊绰《云南志》卷一所记这个区域的途程，可考东蛮诸部之具体分布。《樊志》说：“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置关，关外三十里即嵩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县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台登，西南八十里至普安城，剑南西川节度使重兵大将镇焉。台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谓之北谷，天宝以前，嵩州柳强镇也。自入吐蕃更增修峻，因城下有路，向曩恭地。谷东南一百三十里至罗山城，天宝以后吐蕃新筑，非国家旧城……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大鬼主梦冲地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初止五姓，在邛部台登间，皆乌蛮也……束、钦两姓在北谷，皆白蛮，三姓皆属梦中。”按：黎州即今汉源，邛部川即邛部旧县，地在今越西县，距黎州三百五十里，为勿邓之

邛部六姓所居。《樊志》所谓“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语，与自黎州“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相悖，其“邛部”显系黎州之误。《读史方輿纪要》卷74有“勿邓在邛部之旁”语，说明勿邓大鬼主梦冲之辖地，在越西之附近。由邛部行一百三十里至台登。《读史方輿纪要》卷72云：“泸沽关，在司（建昌卫）东北百里，有泸沽巡司，或曰即故台登县。”由是知台登为今泸沽。方国瑜《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一册）台登县条说：“今泸沽属冕宁县，汉之台登当包有今冕宁县地，然县治应在泸沽。汉以来由大渡河与邛都之交通，取道今之越嶲县，而不经冕宁城。台登县治为交通要站，不应在冕宁城也。”此说甚是，向达《蛮书校注》卷一所论台登为今冕宁城之说不可从。据此，初止（《新唐书》作初裹）五姓，即居于越嶲与泸沽之间。保塞城（北谷）在台登北去八十里，当为今冕宁城是也、束、钦两姓蛮在此。概而言之，勿邓所属二十姓，分布于今越西至冕宁之地区。“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指从越西向南七十里为两林部落，据今之里程，两林应在今喜德。丰琶在两林南二百里之建昌城山上，当在今西昌县境内。

根据以上所考，勿邓、两林、丰琶等东蛮诸部，正居于故牦牛县地或故牦牛道区域，亦即元、明、清时期“西番”的主要住地、今川西南藏族之分布区。从地理分布上推知，东蛮诸部不似彝族先民，而极可能是“西番”（川西南藏族）的先民。

为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必要再作如下的说明：首先，在宋以来的文献上，东蛮诸部被称为“蕃”。《宋史·蛮夷传》说：“凡风琶、两林、邛部，皆谓之东蛮，其余小蛮各分隶焉。邛部于诸蛮中最骄悍狡谲，招集蕃落亡命，侵攘他种，闭其道以专利。”又《宋会要辑稿·蕃夷》说：“黎州边面，近则有曰邛部川、曰河南蛮、曰女儿城蛮、曰青羌、曰吐蕃、曰五部落……州之三边，大抵诸蕃环列。”史书上夷（彝）蕃有严格之界限，多不混称，如《资治通鉴》卷250说，“（咸通八年二月）西川近边六姓蛮，常持两端，无寇则称效顺，有寇必为前锋。”胡注云：“六姓蛮：一曰蒙蛮，二曰夷蛮，三曰讹蛮，四曰狼蛮，五曰勿邓，六曰白蛮。”（亦见《新唐书·南蛮传》下）其所谓夷蛮，指的就是今天的彝族，胡注把夷蛮与勿邓分成二类，说明二者不是同一族系。故不能认为东蛮诸部是彝族先民；其二，东蛮诸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高，如第一章所述，远在宋朝时期他们就与汉族发生了租佃关系，向租种其地之汉人收取“蕃租”而这样的社会发展水平，乃是当时凉山彝族的生产发展水平所达不到的。直到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彝族还停留在奴隶制发展阶段，凉山的边缘地区虽然已有某种租佃关系的存在，但其发展水平是很低的，根本未出现“土丁之耕蕃地者十有七八”的情况。如果把东蛮诸部视为彝族，那是讲不通的。而这样的租佃关系，还一如既往地存在于民主改革前的“西番”和汉族之间；其三，东蛮诸部以邛部为首，结成强大联盟，屡与南诏、吐蕃、唐朝争战，且能左右唐、诏、蕃三大势力的争夺。唐王朝屡调他们攻击吐蕃。《新唐书·南蛮传》说：“丰琶部落大鬼主驃傍，数兵出攻吐蕃。”又说：“两林部大鬼主苴那时，遣韦皋书，乞兵攻吐蕃，皋遣将进逼台登……苴那时战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于北谷（今冕宁）”。由于此诸部势力强大，其首领屡受宋朝封号，如宋封两林、丰琶首领为将军，有怀化、归化、归德、归义的称号；封邛部首领为“大将军”、“新都王”（见《续通鉴长编》卷88），对比历代王朝加封黑彝土司、土目，或不受封，或封而不固，内部一片家支争夺的情况，说此诸部为彝族亦是说不通的；其四，文献有勿邓诸部被彝族强迫赶走的记载。《元史·地理志·邛部州》说：“（州）在路东北，大渡河之南，越嶲之东北，至宋，岁贡名马土物，封酋为邛都王。今其地夷称为邛部川，治乌弄城，昔磨些蛮居之，后仲由蒙之裔（指彝族）夺其地。此所谓“磨些蛮”，当